

● 长篇报告文学 ●

# 守护精神的高地

——吴自保和周智莲的故事

黄光荣 /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护精神的高地：吴自保和周智莲的故事 / 黄光荣著. —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3

ISBN 7-5363-3870-8 / I · 951

I. 守... II. 黄...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5634号

●长篇报告文学●

SHOU HU JING SHEN DE GAO DI

守护精神的高地

——吴自保和周智莲的故事

黄光荣 / 著

---

责任编辑 李华荣 包晓泉  
封面设计 朱俊杰  
责任校对 黄春燕 苏兰清 陆玉莲  
责任印制 蓝剑风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经 销 广西新华书店  
印 制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3.75  
字 数 90千字  
版 次 200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7月第2次印刷

---

ISBN 7-5363-3870-8 / I · 951

定价：6.00元





天荒地老，岁月悠悠。

从亚述文明、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到“第三次浪潮”的勃兴，倘若人类能够紧紧握住一把钥匙——一把人类自己失落的刻满“高尚”二字的钥匙，打开的将是一座富矿……

一个民族在从今天走向明天的时候，最需要的往往是一种精神的支撑。这颤栗发烫的文字，是血与火的洗礼，是爱与恨的交织，是灵与肉的冲突，是美与丑的演绎，是人类精神高地真实的晶体。

——题记



## 引子一

七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扶桑花早早开了，在中国南方特有的浓绿里溅出点点碎红。广西早春，细寒未尽，却已有融融暖意四处游荡，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甜甜的味道。

然而，许多百姓都在花香里感觉到了夜幕中的神秘气氛。

深夜，一辆又一辆披着伪装网的军车从大街上向南疾驶，在昏黄的路灯下闪出片片军绿。每一部车都篷布低掩，车身上布满泥色。有时，连续驶过的几十辆军车全都拖着紧捂布衣的火炮，炮身在路面上拉出长长的影子。铁路两旁的居民楼里，总有人在夜里起来，好奇地数着一列列火车上满载的坦克，一辆，两辆，三辆……

人们早已从最近的报纸上闻出了战争的气息，他们明白：要打仗了！

这是一场大战役。

总攻前一天，一支满载弹药的车队悄悄向前沿部队集结点靠拢着。

红土地上，层峦叠翠，满山遍野的荆丛在山风中轻轻摇动，感受着眼前异乎寻常的一切。

那条边境土路在车轮下极不规则地向前延伸，路面坑洼不平，一些地方甚至有着几十公分的高差。



车上，全副武装的卫护士兵神情肃然，随着车身的颠簸左右摇晃，只有军械不时相互触碰发出短促的金属音。突然，一种异常的声音在其中一辆弹药车上吱吱响起，声响处，一名士兵低头一看，猛然惊叫起来。这是一位入伍不久的新兵，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刻——由于车身猛烈晃动，他的脚不由自主大挪了一下，身前一个炸药包的拉火管瞬间碰燃，啸出可怕的细音。几乎所有的同车士兵都惊呆了在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形中。

军车戛然而止。

这辆车处于车队中端，前后挤满了满载弹药的其他车辆，炸起来，必然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但近处的人员和村庄难保，大战前秘密的军事集结行动亦将全面暴露……危急，绝对危急！

“闪开！卧倒！”一名腰佩手枪的年轻军官第一个跳起来，涨红脸大叫着，一猫腰挟起十多公斤重的炸药包，以快得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跃下卡车，往路旁一处洼地飞跑。他非常清楚，军用导火索一般长不过十公分，一公分只够燃烧一秒钟，这样的重量，这样的时间极限，抱着炸药包意味着什么。但在这个时刻，他不可能想得更多！战役，战友，车队，村庄……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他此时脑子里的全部。一米，两米，八米，十二米——轰！

洼地上，强光一闪，一团浓烟孤独地升起。

一个英雄由此诞生。

所有的士兵都不顾一切地向洼地冲刺，喊得声嘶力竭，泪满双颊。他们红着眼冲进浓烟，近乎天真地寻找着他们的连副指导员，期盼一个渺茫的奇迹。

没有奇迹。

士兵们只找到了英雄的一条腿。

这位进入了人类最高精神境界的英雄，名叫莫尤。



## 引子二

一九八二年。

细雨如神秘的厚纱笼罩着邕江两岸。烟雨迷茫中，一位年轻军人步履匆匆地走在南宁湿漉漉的街上。

雨幕茫茫，高低错落的建筑物若隐若现。火车站——百货大楼——邕江宾馆，这些都是当时处于战争前沿的南宁最好的建筑物。这座拥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古城，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和不幸，也体验了太多的痛苦和无奈。“楼高不过十层”，便是八十年代初南宁城的真实写照。

雨国里的建筑工地空寂无人。被脚手架围住的半截楼房静静地雨中沉思。一切似乎都处于静止状态。而在街上，红红的汽车尾灯一闪一闪地流动着，如边关点点萤火，给这个寂寞的城市添了一些美丽的动感。年轻军人心急如焚。要是在平时，他也许会慢慢浏览一下这自己并不常见的城市风景。可现在，他一门心思想着怎样能在这个绿色的城市里找到他想见的人，一位烈士的妻子。

此时，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刚刚散场。黑压压的人流从影院拥出来，漫上街道，散向东南西北，分流在雨雾中。在晃动着的五颜六色的伞下，许多人依然唏嘘不已，脸上还存留着内心被某些东西深深打动了的潮红。



一对情侣相挽着与军人擦肩而过，喃喃絮语。

“听雷军长说‘谁敢把后门走到战场上，我偏要他儿子第一个扛着炸药包去炸碉堡’这话时，真觉得解气！有梁三喜和韩玉秀比着，那些个贵族太没人味。”

“就是。这几天在南宁饭店开全区拥军优属表彰会，我听了，有一位烈属的事迹比韩玉秀还感人呢……”

军人闻言，心头一阵狂喜。他今天要找的，就是他苦苦追寻了三年却从未谋面的“韩玉秀”！

军人大步流星地追上去，轻声问那对情侣：“同志，打听一下，参加会议的代表中有没有一位叫周智莲的烈属？”

姑娘停下车，凝视着眼前的军人说：“有啊，你认识她？”

军人顿了一下，喃喃道：“是的，我认识她，我认识她……”

年轻军人来到了南宁饭店。广西拥军优属表彰大会的会场气氛热烈而庄重，每位烈属前面都堆着鲜花和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及慰问品，代表们感慨着，交谈着，握手，问候……

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那位年轻军人终于在川流不息的人潮里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是她。是周智莲。他找了整整三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他赶到她面前，激动而又有点羞涩地叫道：“智莲姐……”

周智莲扭头打量着这位从人群中突然冒出来的年轻军人：“你……也是代表吗？这么年轻就是模范呀，大姐祝贺你！”

“不，我不是……”他涨红着脸连连摇头。

周智莲愣住了：“那你是执勤的吧？是哪个部队的？”其实，她也在打听一个人，一个名叫吴自保的年轻军人。

“姐姐，我就是吴自保呀！”此时，吴自保已泪流满面。

周智莲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弄晕了，半晌才反应过来：“你就是自保？”她的泪水也抑制不住哗然而下，如春雨流满下颌。



她定定地看着吴自保，目光像天空一样清澈，像江水一样深沉。

“是！”吴自保点点头，也用同样的目光凝视着那张娴静质朴的脸，心中百感交集。

智莲姐，你知道吗，在我眼里，你早已是一位了不起的非凡女性了啊！

……

谁也没想到，从此，一位未婚年轻军人与一位烈士遗孀共同演绎了一份鲜为人知的旷世情缘，在这座城市酿就了一段动人心魄的人间佳话……

这是一个充满军人气质的壮族青年与一个渴望幸福的质朴女人历经磨难，相濡以沫，用二十一年挚爱真情共同书写的二十世纪末一部感人至深的生活教科书。博大的情怀、无瑕的品格、永恒的爱情，以及家庭责任之执著、爱军报国之真情，乃至许多更广义的真善美，都如红叶片片夹在书中，等待着人们去翻阅、咀嚼、回味、思考……

那就让我们从一九七九年发生在广西边境的一次军事行动开始，一起走进那催人泪下的故事中吧。



## 第一章 英雄边关埋忠骨

### 1. 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张遗像

一轮皎月嵌在天空，似一道巨大的舞台追光，把广西北部湾畔田野和丛林那优美轮廓清晰地勾勒出来。

清冷的月光滑进窗口。一位少妇身子轻轻晃动，柔柔地拍着怀里刚满周岁的女儿，一边轻轻哼唱着《摇篮曲》：“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宝贝女儿甜甜睡着了。她俯身在女儿那似乎吹弹得破的脸蛋上轻轻亲了一口，心中道：乖女，好好睡吧，明天，穿军装的爸爸就要回来了。她脱下披在身上的外套，盖在女儿身上，又把被角掖了掖，钻进被窝，紧偎着女儿躺下。此时，又一个小生命正在她肚子里慢慢成熟，怀着一个，又抱着一个，她真的很累很累了。

一闭上眼，她心中那颗最亮的星星就开始舞动，并幻化为一张英俊而坚毅的脸，在两道浓眉下，闪烁着只有她才能见到的那种炽热光芒，直灼得她热血沸腾。那次，在南宁街头，他和她刚从广西军区教导队里出来，就听到行人中传出一声感叹：“快



看，部队里还有这么漂亮的军官！”这句话，足以让她自豪地记一辈子。

这是莫尤，是周智莲朝思暮想日牵夜挂的丈夫。



▲ 她心中那颗最亮的星星就开始舞动，并幻化为一张英俊而刚毅的脸——友谊关前的莫尤。

她已记不清自己有多少回站在莫尤的照片前暗暗发问：“阿尤，阿尤，你该不会把我忘了吧？”

上前线之前，莫尤曾向周智莲保证，只要部队凯旋归来，一过界碑，他一定会往遇到的第一个绿色邮筒里投一封报喜信：好妻子，我完完整整回来了，一个你可以为之骄傲的战斗英雄回来了……

一个家庭要是有一位值得自豪的男性，女主人绝对是幸运和幸福的。

她不相信见面总在梦中。她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巨大惊喜降临。自前

方开战以来，村里的人都在热心询问莫尤的消息，她被包围在一种暖暖的敬意之中。

夜深人静，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莫尤几个月前寄回来的戎装照，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莫尤常年生活在边防地区，住帐篷，钻草垛，蹲山洞，很苦，也很累。每次莫尤探家前，她都把好吃的攒着，鸡蛋、红枣、人参，还有对风湿疼痛极有疗效的药酒等。她每天早早把家



务事料理清楚，巴望他在家好好休息，养好身体。可他从放下旅行袋那一刻起，就像还债似地干起活来，一刻也不歇。

她又疼又气：“你将功补‘过’，也不能把我惯懒了呀！”

“你是那种人吗？”他深情地望着她，“多干点，我心里舒服。”

每次归队前，他把柴火劈好，又一捆一捆绑起来，整齐划一，有棱有角，乡亲们路过看见了，都感慨：“军人家就不一样，什么都是三点成一线。”

没有人不说莫尤是个好男儿，好丈夫，好父亲。

莫尤第一次见到女儿时乐坏了，洗尿片，调奶粉，操持两餐，晚上还非要哄女儿睡觉不可。对女儿，他总是亲不够，看不够，整天都咧着嘴笑：“哎，哎，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可爱的艺术品。”他抱着襁褓微微摇晃，常常得意地瞟女儿一眼，又把襁褓放在身边的凉席上，俯下身细瞧女儿那酣睡中的小鼻子小嘴，用嘴唇轻触她的额角，细声说：“喔，真好闻！”妻子问是什么味道呀，他说，说不出来。妻子说打开来看看你的宝贝女儿吧，他脸上就像“没太阳也灿烂”似地笑着说：“我们只能轻轻地看，这是我的杰作呀！”于是，他剥洋葱般万分小心地拨开襁褓，口里喃喃说着：“喔，小可怜，小可怜……”然后忍不住笑出声来。妻子说你轻点笑嘛。他说，谁说女不如男，你看我们的“千金”，将来肯定比我强，起码是个大学生……妻子嗔道，你就是嘴甜，不许你看了。他笑着，得意洋洋地把襁褓轻轻包起来。忽然，女儿动了，一下伸出一个乒乓球大的小拳头，红扑扑光溜溜，他真想一口衔住这颗小果子……

久别重逢，小夫妻总有很多话要说。

“智莲，”丈夫给妻子掖掖被角，“你一个人拖着孩子在家，委屈你了。为了这个家，我也有想不开的时候，特别是看到战友转业后在城市里轻轻松松地上班时，常常不能自己：趁早走吧，



再过十年八年的还有什么意思？我欠你的已经够多的了。我们不图在部队上多拿那点钱，那点钱还不如你来找我时花在路上的多！家中日子虽苦，我们苦在一处，不比什么都好？但转念一想，如果大家都不愿长期在连队干，又怎么行？兵总得有人带，国门总得有人守，江山总得有人保啊！我的脑子一想远，心里就平衡了——你不会怪我吧？”妻子把脸贴在丈夫胸前，眼潮潮地说：“不怪你，不怪你……”

周智莲最近一次到部队探亲，正赶上莫尤执行巡逻任务，没能下山来接她，是战士们用马驮她上北山的。路上，通信员和文书怕山蚂蝗叮她，解下自己的绷带，把她的裤脚绑得严严实实的。“嫂子，这里的山蚂蝗可厉害了，一不小心就叮紧你！”怕她口渴，文书还在路边丛林里给她摘了许多野果，转身时踩断一根古藤，差点从悬崖上滑下去，血像水线一样从腿上冒出来。“嫂子，没事，巡逻放哨，破皮流血是常事。”文书痛得直咧嘴，还不忘安慰她。一路上，他们给她采了一大捧鲜花，变着法儿让她高兴。小伙子们多可爱呀，丈夫和他们在一起，她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世界上，最难得的就是“理解”二字。她理解了丈夫所做的一切，心也就顺了。

其实，现在她只不过祈求丈夫能寄回一封信，一封足可慰她相思之苦的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思念是一份爱，是一种祈祷，是寂寞中绵绵不绝的温馨。她每天都从报纸电台中搜寻丈夫所在部队的蛛丝马迹。“莫尤会在这支部队里吗？会吗？”她还从未这样仔细认真地读过报纸。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莫尤依然音讯全无。她开始坐立不安。难道莫尤……不！不会的！莫尤是个好人，好人一定会平安的。也许只是负点小伤，也许，只是暂时失踪了吧。她心里七上八下。



如果他真的失踪了，每天吃些什么？喝的又是什么？她知道人只要不缺水，不吃东西也能活几十天。前几天报上还说，一个美国医生曾给他的病人采用饥饿疗法，时间长达九十天。边境空气潮湿，气温最低不过二十多度，即使没水，生命也可以维持十天呀。何况莫尤还经过野外生存训练，饿和渴绝对不是问题。但是，莫尤仅仅是失踪吗？

一阵强劲的海风袭来，几块碎瓦掉下来，稀里哗啦砸在窗台上。女儿惊得哇哇直哭，把周智莲从胡思乱想中拉了回来。她抹了一把不知何时流满脸颊的泪水，轻轻地哄拍着孩子：“噢，噢，不怕，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

清晨，和往常一样，周智莲早早就来到了她供职的广西钦州小董供销社上班。她在这里负责开票。然而，每一位认识这位军人妻子的人都知道，周智莲在单位所做的工作，很多都在她的岗位范围之外。人们感受到的，是一份真实的温暖，一种强烈的责任心，一个以众乐为己乐的道德境界。走到哪里， she就把暖意和快乐带到哪里。

农忙季节，她常卷起裤脚汗流浹背地把一袋袋化肥送到田头，与大家一起播种、插秧、施肥……

军人的妻子总有一种自豪感。平时，周智莲走路就像一阵风，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都主动与她打招呼，谈家常。一些情窦初开的女孩也向她投来羡慕的目光。但是现在，大家已经很少再问她是否接到过莫尤的信，在她面前，人们自觉地回避战争话题，以免不小心触痛了她。然而，这愈发使她感到孤独。

最近，乡里已有几位军属到民政局办理优抚手续，她们持师团一级政治部门发来的《阵亡通知书》领取“革命烈士家属”这一荣誉称号。据民政部门的同志说，所有的阵亡将士家属都有权利享受这一荣誉。

莫尤到底怎么啦？什么通知也没有啊。周智莲的脑子里常常



一片空白。终于，她鼓足勇气走进了民政局。

“所有为保卫祖国光荣牺牲的同志都会被授予革命烈士的称号。至于你丈夫，按照现规定，在查明其下落之前，暂不授予这一称号。”民政局优抚科的一位工作人员安慰她说，“智莲，你不要想太多，要耐心等待消息，会有好消息的。”

战场上，生死存亡、立功被俘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莫尤现在属于哪种情况，她一无所知。

在中国，“逃兵”和“被俘”是两个绝对耻辱的概念。莫尤人没回来，《阵亡通知书》也没见，周围已经有人不时窃窃私语，在作一些想当然的推理，这种可怕的推理几乎天天在撕扯她的心。每天上下班，她从人们的眼光里读出来的不再是尊敬，而是……怜悯。

“一样去打仗，别人家一天到晚人不断，我们家，像麻雀子搭起的窝，冷冷清清。”躺在病床上的老母亲日里夜里总在絮叨，“不慰问，也不开追悼会……”

“莫说了！”周智莲烦躁地打断母亲的话，“人没死，开什么追悼会？”

“没死？那为什么……你知道村里人怎么议论的吗，说他……”老母亲泪水扑簌簌往下掉。

“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她心里开始有一种失落感，像手里拿着的杯子一样，一松手，直往下掉。她害怕有一天门会被人敲响，而进来的不是优抚科那位慈眉善目的科长，而是拿着一张冰凉的丈夫“被俘”通知书的陌生人。

但是每当这一念头出现时，又有另一个更坚决的声音在她心头响起：不！莫尤不是一棵经不住风雨的树，妻子应该最了解自己的丈夫。莫尤曾经被广西军区评为“特别能战斗的人”，即使真的被俘了，也一定会殊死搏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她在心理上为自己的丈夫筑起了最后一道防线。



“把妞妞抱到邻居蓝大妈家去，妈就是爬着也要陪你去找部队，不要等到那一天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不忍心让身怀六甲的女儿再这样一天天煎熬下去，开始催她上路。

四月的南疆边陲，正是木棉花开时节。周智莲挺着大肚子，日夜兼程赶往广西边防。长途班车摇摇晃晃地开着，旅途长长，颠簸中，往事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地闪过她的脑海……

一九七六年秋天，二十岁的周智莲经过必然的恋爱期，与广东廉江籍边防某部副指导员莫尤结成了夫妻。在这之前，莫尤曾有过一次失败的恋爱经历。有人给他介绍过一位很秀气的女孩，两人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女孩提出要他调离艰苦的边防才能谈结婚日程。很受伤的他啪地一个立正，拧着脖子说，我一个堂堂的边防部队军官，为个人的事闹着走，丢脸不丢脸？再说，没有大安宁，哪来小安宁。吹就吹，吹了拉倒。中国那么长一条边防线，如果人人都要离开边防才结得上婚的话，谁来守？

周智莲当然知道国家和部队在莫尤心中的分量。

莫尤在最后一次探亲归队前那天晚上，对她说过这样一段话：作为军人，要随时准备为国家付出鲜血和生命。假如我有一天回不来了，你千万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妻子，军人妻子的精神一样要不同常人，生活再困难也不能随意向组织伸手，这是品质问题。我爱的是一个好姑娘，不是美术馆里那尊美人塑像！智莲，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是吗？

莫尤在一封写给她的灼热的情书里，竟用上了诗一样的语言：“我喜欢刚强而又温柔的妻子，当我失败时，她会用那纤细的手指和爱的魅力，把我的痛苦抛向星空；当我胜利时，她会微笑着静静地注视，无言地与我一起享受胜利的喜悦……”

莫尤，莫尤，莫尤……

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着，如同一只永远爬不出落叶堆的小



甲虫。由于一路颠簸，强烈的妊娠反应把她折磨得连胆汁都吐出来了。下了汽车转火车，她在迷迷糊糊中来到了丈夫所在部队驻地——广西凭祥边境。

“嫂子，你怎么来啦？”她的突然到来，使连长心里一阵慌乱。虽然他们都很熟，她每次来队探亲，连长总是和她开玩笑，可现在……

“想大家呗。这不，下了火车，慢慢走着就来了。”她轻声说。

“啥?!”连长吃了一惊。

从火车站到连队驻地有五十多里盘山路，平时，即使是小战士也得走三个多小时。这时，连长才发现周智莲鞋子上、裤脚上全沾满了泥。昨天刚下过一场雨，这路怎么走啊！

连长说：“下了火车，该给连队来个电话，我们开车去接你呀！”

“部队战备都挺忙的，在这时候，不能再给连队添麻烦了。”周智莲脸色苍白，强打精神道，“坐车闻到那汽油味就想吐，还是走路好。”连长心里一阵后悔，当初为啥不建议团政治处，让连里派人去钦州把周智莲接来连队呢……不过，这也不是哪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莫尤其是这场战事打响前夕涌现出来的第一个英雄。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在中央军委未授予莫尤荣誉称号之前，暂不通知其家属。

安排周智莲住下后，连长立即给团里打电话，说莫尤的妻子已来到连队。与此同时，电话那边传来了莫尤立功报告已由中央军委批下来的消息。连长放下电话，长长透了一口气，泪眼模糊。

下午，团首长来了，莫尤的战友来了。然而，在这群铁骨铮铮的汉子里，周智莲就是找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看不见她日思